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歐陽文忠公集四十九

祭文二十首

求雨祭

一作五龍祈雨

文

年月日乾德縣令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五龍之神曰百里之地一時而不雨則民被其灾者  
數千家然則水旱一有重事也此無天之庇生斯民  
者豈欲輕為之乎不幸而遭焉則歸其說於二者一  
曰吏之貪戾不能平民而使怨吁之氣干於陰陽之  
和而然也一曰凡山川能出雲為雨者皆有神以主  
之以節豐凶而為民之司命也故水旱之災不以責



史則以告神嗚呼民不幸而罹其災脩一作與神又不幸而當其事者以吏食其祿而神享其祀也今歲旱矣令一作吏雖愚尚知恐懼而奔走神至靈也得不動於心乎尚饗

求雨祭漢景帝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告于漢孝景帝之神縣有州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雨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耔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

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脩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明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脩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尤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尚饗

祭桓侯文

謹以甕肩卮酒之奠告于桓侯張將軍之靈農之為事亦勞矣盡筋力勤歲時數年之耕不遇一歲之稔



稔則租賦科歛之不暇有餘而食其得幾向不幸則水旱相枕為餓殍夫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今夏麥已登粟與稻之早者民皆食之矣秋又大熟則庶幾可以支一二歲之凶荒歲功將成曷忍敗之今晚田秋稼將實而少雨而之降者頻在近郊山田僻遠欲雨一作高旱之方皆未及也惟神降休宜均其惠而終成歲功神生以忠勇事人威名震於荆楚沒食其土民之所宜告也尚饗

北嶽廟賽雨祭文

古者諸侯之國水旱豐凶山川所禱各即其封祀薄

秩卑止於一國而神所降休亦不過其國中豈如巨嶽四方之鎮天下之雄天子命祀公王之崇而脩之職既非一邦之守凡河北千里上給下足皆責于厥躬故脩之禱非鎮一州而止自河以北冀厥惠之咸蒙况神之主又非河北而已利澤之廣宜及於無窮既獲賜矣而又敢黷幸神聽之惟然尚享

修城祈晴祭五龍文

滁州

雨澤於物博哉其利及其過差患亦不細民勞於農將熟而敗吏勤於職一作城已成而圯一作壞龍於吏民何怒何戾山湫有祠樂可潛戲宜安爾居一作戲靜以



養智冬雪春雨其多已太浸潤收畜足支一歲旱則  
來告一作否當且待一作

又祭城隍神文滁州

雨之害物多矣而一作惟一作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他請  
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之米一千三百  
石衆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一作成雨又壞之敢  
問雨者於神誰尸吏能知人一作成一作城不能知一作為一作字雨惟  
神有靈可與雨一作與語吏竭甘力神祐以靈各供其  
一作職無媿斯民

祈晴祭城隍神文

昨者王倫為盜攻劫城市州民被虐餘毒未瘳非待  
脩言乃神所見近蒙朝旨許理城隍所以戒徃弊防  
未然惟神愛福此州必有陰助今興役有期而大雪  
不止沮民害事各必有歸惟脩不能事神治民當有  
明罰而城之成否自繫神民惟神之靈敢以誠告數  
日之內豁然陽開尚不失時在神而已尚饗

又祭漢高祖一作隍廟一作城文滁州

民常患不勤於農農勤矣而雨敗其稼吏常患不修  
其職職修矣而雨害其功吏與民一作民一作怠慢則懼神罰  
妨民沮吏豈又神聽今麥雖已失猶有望於穀城尚



可補敢不勞厥躬咎難追於已往神幸惠於其終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滁州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漢高皇帝之靈神一作而言曰吏有常職來官于滁一作  
此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  
於滁人孰親且久也一有字孰宜愛其滁一作人之深也滁  
人敢慢其吏而犯吏法者有矣未聞有敢慢神而犯  
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吏孰若畏信勤事於神也吏  
於凡小事猶皆此字無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若  
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禮

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

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一有爾孰難也今民田待雨急

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

為也况滁人一作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一作

神宜愛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

誰敢與神較而一十三無此二字脩輒一作以此為黷者蓋

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一作不善而召災旱又以為

黷神宜降殃於一作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

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頌一作也尚饗

漢高祖廟賽雨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漢高皇帝之神古之為政者率人甚勤備災甚謹而自勉甚篤故勸農節用均豐補敗雖有水旱之歲而無饑殍之民一遇天災則厚自貶責務修人事之闕而復陰陽之和今乃不然當無事之時不能勤民於農而亡備災之具一月不雨使民惶惶又不自責以修其闕而動輒干神賴神聰明知厥過之在吏閔斯民之可哀賜之豐年徧及遠邇神之太惠如何可報吏之太過如何可逃惟與民永永事神無敢懈尚饗

祈雨祭張龍公文 穎州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張龍公之神曰刺史不能為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冥無誠慤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於神雖其有請宜不一作無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而生民嗷嗷困苦於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非人力之所能為而神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迫尚饗



祭薛尚書一作簡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恭祭于  
故資政殿學士贈兵部尚書薛公之靈景祐之元公  
初解政雖告于家而疾未病若脩之鄙敢辱公知公  
於此時欲以女歸公德方隆謂當再起齊大之婚敢  
辭以禮天不憖遺公薨忽然其後二一作年卒追前  
言生死一作死之間以成公志掛劔于墓古人之義公  
敏於材剛毅自勵不顧不隨以直而遂命也在天往  
則難期惟其行已敢言是一作自師有罪之身竄逐囚  
拘生不及門葬不送車致誠薄奠因道終初尚饗

祭謝希深一作舍人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將以明日祗役于滑謹用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故副閣舍人謝公之靈嗚呼謝公作  
乎性明於誠履蹈其方其於死生固已自達而天下  
之士所以嘆息而不已者惜時之良况於吾徒師友  
之分情親義篤其何可忘景祐之初脩走于峽而公  
在江東寓書真州哀其親老甚一作而勉以自彊其後  
二年再遷漢上風波霧毒凡萬二千里而會公南陽  
初來謁公迎我而笑與我別久憐其貌若故而氣揚  
清風之館覽秀之涼坐竹林之脩蔭泛水芟之清香



及告還一作歸邑得官靈昌走書來報喜詠于章罷縣  
無歸來客公邦歡言未幾遽問于牀不見五日而入  
哭其堂嗚呼謝公年不得中壽而位止于郎惟其歿  
也哭者為之哀不識者為之相吊或賻其家或力其  
喪嗟夫為善之効得此而已庸何傷富貴偶也壽夭  
數也奚一作較其少多而短長若公之有言著于文  
行著于事材著于用既久而愈彰此吾徒可以無大  
恨而君子謂公為不亡滑人來迎脩馬當北而不即  
去者以公而徬徨始脩將行期公錢我今其去也來  
奠公觴茲言悲笑公其聞乎抑不聞也徒有淚而浪

浪尚饗

祭薛質夫文

大理寺丞薛直孫

嗟吾質夫行豐而脫乃享其癯莖華雖敷示酌而枯  
善惡賢愚非有契符報或一差咎誰歸幸孔智通天  
曰命矣夫在聖猶疑况於吾徒嗟吾質夫母不勝緣  
慕無孺孤奠觴為訣已矣嗚呼尚饗

祭叔父文

維年月日具官姪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十  
四叔都官之靈曰昔官夷陵有罪之罰今位於朝而  
參諫列榮辱雖異實皆羈紲使脩哭不及喪而葬不



臨穴孩童孤艱哺養提挈昊天之報於義何關惟其  
報者庶幾大節尚享

祭尹子漸文

大常博士知  
懷州尹源

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人自鎮陽至懷州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尹君子漸十一兄博士之靈  
嗚呼天於一作生萬物與吾人孰愛憎而薄厚其生未  
始以一齊其死宜其有大壽苟百年者亦死則短長  
之何較惟善人之可喜謂宜在世而常存曰仁者壽  
兮是亦愛之者之說謂善必福兮得非以已而推天  
禍福吉凶壽夭至其難通雖聖人亦曰命而罕言兮

豈其至此而辭窮壽夭置之吾不能問嗟乎子漸吾  
獨有恨我不見子於今幾時自子得懷始有見期子  
不能來我欲亟往子今安歸我往何誰一作訪昔我在  
朝諫官侍從職當薦賢知子不貢朋黨之誣苟避諂  
諷兩相知而以心謂尺書之不用遂聲音之永隔哭  
不聞而徒慟嗟此真之一觴冀歡言之可共往莫及  
兮難追哀以辭而永送尚享

祭尹師魯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亡  
友師魯十二兄之靈曰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



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  
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  
間乎遂即萬鬼而為隣嗟乎師魯世之惡予之多未  
必若愛予者之衆何其窮而至此乎得非命在乎天  
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奔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  
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  
捨進退屈伸一作處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  
手為訣隱几待終頽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  
已能適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  
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乎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

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  
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  
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  
歲之庶可無於墜夫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辭千里  
而此一罇奠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祭蘇子美文

維年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亡友湖州長史蘇君子美之靈曰哀哀子美命止斯  
耶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冒蟠屈龍蛇風雲變  
化雨露交加忽然揮斧雷辟靈輿車人有遭之心驚膽



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回一作顧百里山川草木  
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  
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  
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一作子於窮達始終  
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一作遂一作以沒地  
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鏡  
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  
哀哀子美米舉予觴尚饗

祭鄭宣徽文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宣徽太尉鄭公之靈曰

脩曩在場屋公為先進既登館閣遂獲並遊平生笑  
言俯仰今昔至於勤勞中外啟沃謀猷紀德揚功已  
著朝廷之論臨風隕涕但伸朋舊之私永訣之情一  
觴而已尚享

皇考焚黃祭文

男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告于皇考郎中之靈脩不  
肖不能紹稟先訓尚賴餘德遺休不隕其世得階仕  
進荷國寵靈欲報之恩不知其所幸天子以孝治天  
下凡列位于朝者皆有追榮之典俾其知所以有此  
爵祿者皆有自来而退得伸其私志故自上三見于



郊一開明堂以大享其所推恩自太子中允尚書工部兵部員外郎兵部郎中告于第者四今謹以告惟是褒榮之意則具載于訓辭尚享

居士集卷第四十九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祈雨祭漢高皇帝文不三四歲而易一作不過三四歲威靈

也一作威靈者也無所感動一作雨不可得

祭謝希深文景祐之初初作間

祭尹子漸文年者一作常存長存莫及莫返一作返

居士集卷第五十

歐陽文忠公集五十

祭文十七首

祭程相公文

維至和三年歲次丙申月日具官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師相國程公之靈嗚呼公於時人氣剛難合予實後進晚而相接一笑之樂淋漓酒卮十年再見公老子衰公遽如此予存幾時人生富貴朝露之光及其零落止一作抵益悲傷惟可喜者令名不忘士窮閭巷念不逢時公位將相韜能不施公居廟堂有言諤諤白首于外愉愉其樂酒酣氣振



猶見鋒鏑惜也雖老神清志完手書未復訃已在門  
昔者樽酒歌歡笑謔今而一觴涕淚霑落死生忽焉  
自古常然撫棺為訣夫復何言尚享

祭資政范公文

月日廬陵歐陽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資  
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范文正公之靈曰嗚呼公  
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圓立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  
惡公為好訐公曰彼善公為樹朋公所勇為公則躁  
進公有退讓公為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  
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與言不吾

喜進退有儀一作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  
非公徒說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  
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平欲壞其棟先摧桷椽傾  
巢破殼披折傍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為黨論是  
不仁哉嗚呼公平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  
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  
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  
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祭杜祁公文

維嘉祐二年三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趙日



宣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師贈司徒侍  
中杜公之靈曰士之進顯於榮祿者莫不欲安享於  
豐腴公為輔弼飲食起居如陋巷之士環堵之儒他  
人不堪公處愉愉士之退老而歸休者所以思自放  
於閑適公居于家心在于國思慮精深言辭感激或  
達旦不寐或憂形于色如在朝廷而有官責嗚呼進  
不知富貴之為樂退不忘天下以為心故行於已者  
老益篤而信於人者久愈深人之愛公寧有厭已壽  
胡不多八十而止自公之喪道路嗟咨况於愚鄙久  
辱公知繫官在朝心往神馳送不臨穴哭不望帷街

辭寫恨有涕漣沛尚享

祭吳尚書文

維嘉祐三年五月庚午朔具官歐陽脩謹遣驅使官  
田安之至于西京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留守  
資政左丞贈吏部尚書吳公之靈曰嗚呼公乎余將  
老也閱世久也見念一作時之事可喜者少而可悲者  
多也士少勤其身以干祿仕取名聲初若可愛慕者  
衆也既而得其所欲而怠與迫於利害而遷求全其  
節以保其終者十不一二也其人康彊飲食平居笑  
言以相歡樂察其志意可謂偉然而或離或合不見



幾時遂至於衰病與其俯仰旦暮之間忽焉以死者  
十常八九也嗚呼公乎所謂善人君子者其難得既  
如彼而易失又如此也故每失一人未嘗不咨嗟頌  
泣至於失聲而長號也惟輔公材謀足以居大臣文  
學足以名後世宜在朝廷以講國論而久留于外宜  
享壽考以為人望而遽云長逝一作此搢紳大夫所  
以聚弔于家而交朋故舊莫不走哭于位一作豈惟  
老病之人獨易感而多涕也尚享

祭梅聖俞文

維嘉祐五年歲次庚子七月丁亥朔九日乙未具官

歐陽脩謹率具官曰示劉某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聖俞之靈而言曰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  
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謨辯鋒出賢豪  
滿前謂言仕官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  
一作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擇  
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祭  
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猶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  
髮鬢早變心宜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頽不衰  
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  
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



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  
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其責送終邨孤則有衆力  
惟聲與淚獨出余臆尚事

曾祖曾祖母祖祖母焚黃祭文

維嘉祐七年歲次壬寅某月朔日曾孫具官脩謹以  
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子少保太保延安郡榮國太夫  
人之告四通告于曾祖太保曾祖母太夫人之靈曰  
脩以不肖之質雜家祖考之餘休享有爵祿材薄任  
重繆膺獎擢踐更二府國有常典命及其先非推優  
異丞弼之臣蓋所以彰積善垂慶其來有自而欲潛

光闕德發耀有時俾為臣子者退得伸孝於家而進  
以盡忠於國是謂一施而兩得此朝廷所以推仁廣  
恩而為小子之幸也敢不夙夜祗畏竭其愚慮勉其  
不逮俾有樹立冀不顛墜其家聲以對揚天子之寵  
靈以永賴祖考之遺德官有職任繫身于朝不得瞻  
望松楸親執籩豆謹遣凡之子廬陵縣尉嗣立以告

祖祖母周詞

皇考太師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太常少卿給事  
中太子少師太師告身四通告于皇考太師之靈曰



脩獲罪于天幼罹孤苦蒙賴積德積善之慶不殞其躬得從士大夫之列天子哀其祿不獲養而寵及其親曰非以為榮俾以伸汝志亦以示國家推仁廣惠不忘人之先也有慶賜之恩而又有官秩之寵粵元年季秋天子恭謝天地于大慶則有太常少卿之命四年孟冬袷享于廟則有給事中之贈五年冬十有一月脩忝貳樞密則有少師之錫明年閏八月承乏東府則有太師之告而脩官職有守不得以時躬親即事留君之命于家不恭不勉力於其親不孝罪莫大焉是以涕泣憂懼不能自安謹遣兄之子廬陵縣

尉嗣立以告尚享

皇妣太夫人祭文

嗣子具官脩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及平昌滎陽郡太君安定郡永國太夫人告身四通告于皇妣太夫人之靈曰脩有不孝之罪不得躬親省視松柏者于茲十年無歲不請于朝而訖不獲報遂以貪冒榮祿留連歲時獨幸天子仁恩教人以孝俾得寵及其親故自嘉祐之元殆今凡四被追封之告亦足以少慰烏鳥之心而備官東府任責至重不得退徇其私有司所下告第之制所以誕揚休命寵褒幽顯者不能躬



自臨事則又以永負至慈罔極不報之恩不勝悲慕  
哀愴之情謹遣兄之子嗣立以告尚享

祭宋侍中文

惟靈明誠敏識清方粹直由初考終不變一德忽然  
云亡天子之惻富於文章玉質天葩施之朝廟炳耀  
光華自茲而絕學者之羨既文一作智且賢周達善問  
惟此不朽有司之信轉車其行禮備哀榮奠觴為訣  
脩等之誠尚享

英宗皇帝靈駕發引祭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八月丁未朔八日甲寅具官

臣歐陽脩伏覩大行皇帝靈駕發引臣以官守有職  
不得攀號於道左謹擇順天門外恭陳薄奠瞻望靈  
輿臣脩西望泣血頓首死罪言曰伏惟大行皇帝至  
仁至孝本堯舜之心克儉克寬躬禹湯之聖德澤被  
物威靈在天今者因山為陵卜萬世而叶吉同軌畢  
至無一人之後期而臣受恩最深報國無狀不能秉  
翼持紼以供賤事而古人可慕有媿三良之殉身用  
極術衰但同百姓之改考尚知豺獺之薦奠伸犬馬  
之誠臣無任號天摧絕哀慕感切之至臣脩西望泣  
血頓首死罪謹言



祭石曼卿文

祭石一作

維治平四年七月日具官歐陽脩謹遣尚書都省令  
史李敷至于太清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亡友曼  
卿之墓下而弔之以文曰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  
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形  
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  
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  
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  
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一有吾字意其不化為朽壤而  
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崖靈芝而一作九

莖柰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  
見牧童樵叟歌唵而上下與夫鷲禽駭獸悲鳴躑躅  
而咿嚶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  
狐貉與鼯鼯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  
乎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  
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媿乎  
太上之忘情尚享

祭胡太傅文

維治平四年歲次丁未十一月乙亥朔某日具官脩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子太傅致仕胡公



之靈白昔並遊儒館當世英豪譬如花卉先後零凋  
惟公松柏凜凜寒標他人磨礪爭出圭角公獨渾然  
不見其璞廊廟之器誰能測度晚登大用蔚有嘉言  
予文之鄙懼不能傳三十年間既親且舊哭不及喪  
行不送扼馬恨臨風有懷莫究尚享

祭劉給事文

惟熙寧元年歲次戊申四月壬寅朔十五日丙辰具  
官脩謹遣通引官行首龐簡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亡友留臺給事原甫之靈曰嗚呼金百鍊以為鑑  
而萬物不能遁其形及為物蝕而蔽其光頑然無異

乎瓦甃然而一遇良工之藥磨而瑩之則可以見肝  
膽而數毛髮蓋其可昏者光不可昏者性其或廢而  
或用由有幸與不幸若吾原甫者敏學通於今古精  
識造乎幽微乃百鍊之英而萬事之鑑也一為末疾  
昏之至使良醫不能措其術百藥無所施其功遂埋  
至寶術恨無窮此所以士夫驚呼莫不為朝廷而痛  
惜至於不知命者皆有疑於造物之工况相知於道  
義而久接於游從念以身而莫贖徒有淚而沾骨尚  
享

祭丁學士文



嗚呼元珍善惡之殊如火與水不能相容其勢然爾是故鄉人皆好孔子不然惡於不善然後為賢子之美才懿行純德誰稱諸朝當世有識子之憔悴遂以湮淪問孰惡子可知其人毀善之言譬若蠅夫黠彼白玉濯之而已小人得志整快一時要其得失後世方知受侮被謗無如仲尼巍然袞冕不祀桓魋孟軻之道愈久彌光名尊四子不數臧倉是以君子脩身而俟擾擾姦愚經營一世迨榮華之銷歇嗟泯沒其誰記是皆生則狐鼠死為狗彘惟一賢之不幸歷千載而猶傷自古孰不有死至今獨弔乎沅湘彼靈均

之事業初未見於南邦使不遭罹於放斥未必功顯而名彰然則彼讒人之致力乃借譽而揄揚嗚呼元珍道之通塞有命在天其如予何孔孟亦然何以慰子聊為此言寄哀一奠有涕漣漣尚享

祭吳大資

一作長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資政侍郎吳公之靈曰惟公以孔孟之學晁董之文佐佑三朝始終一節顧惟庸繆敢企光塵而金門玉堂早接雋遊之末紫樞黃閣晚陪國論之餘雖出處之略同在進退而則異余實衰病久思返於田疇



盧一作公方盛年宜復還於廊廟豈期白首來哭素帷  
飲醕百分尚想平生之意氣寓哀一奠不知涕淚之  
縱橫尚享

祭蔡端明文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遣三班奉職指使李敷以清酌  
庶羞之奠致祭于故端明殿學士尚書吏部侍郎蔡  
公君謨之靈曰嗚呼盛必有衰而生必有死物之常  
理也生為可樂而死為可哀人之常情也而又有不  
幸於其間者宜其為恨於無窮也自公之奮起徒步  
而名動京師遂登朝廷列侍從其年壯志銳而意氣

橫出材宏業茂而譽望偉然方公之輝華顯赫之時  
而其親享壽考康寧之福夫得祿及親人以為幸也  
而公以榮名顯仕為之養綵衣而戲昔以為孝也而  
公以金章紫綬悅其顏使天下為子者莫不欲其親  
如公之親為父母者莫不欲其子如公之為子也其  
榮且樂可謂盛哉及其衰也母夫人喪猶在殯而公  
已卧病於苦幽之間而愛子長而賢者遽又卒於其  
前遂以奄然而瞑目一孤藐然以為二喪之主嗚呼  
又何其不幸也此行路之人聞之皆為之出涕况於  
親戚朋友乎况如脩者與公之遊最久而相知之最



深者乎夫世之舉遠以為言者不過曰四海而閩負  
南海齊臨東海使脩不得躬一觴之奠寫長慟之哀  
此其為恨又可涯哉尚享

青州求晴祭文

求晴一作祈晴

維年月日具官脩謹以清酌之奠致祭于東嶽天齊  
仁聖帝而言曰夫麥之為物歷四時而後實凡所以  
生育長養成就之功可謂至矣以四時之功而成之  
以數日之雨而壞之此殆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  
農服耒耜有勞筋苦骨之勤而水旱之災螟蝗之孽  
豐歲常少而凶歲常多所得常不補其所失天之至

仁憫斯民之若此也故於其間時賜一大豐之歲以  
償之夫豐歲可謂難得也既賜與之又遽奪之此非  
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今在田者垂穗而蔽野在場  
者其積而如坻民徬徨而視之穗者不得施其手積  
者不得入于廩使皆化為羽翼而飛揚之豈不可惜  
也哉此非天之意也非神之欲也惟神之惠假以十  
日之不雨以成天之大賜使收獲得以時而民足食  
公是用是則賴神之靈假之旬浹之頃而九州數千  
里之地公私皆受其賜矣蓋所假者少而所利者多  
故敢以為請尚享



居士集卷第五十

熙寧五年秋七月男發等編定

紹熙二年三月郡人孫謙益校正

祭程相公文

韜韞一作

祭吳大資文

金門一作金馬

青州求晴文

斯民之若此也之字下一有善字





